

书林漫步

范烟桥与日记

◎祝淳翔

最近,从朋友处弄到《江苏文史资料·吴中耆旧集》,其中收有鸳蝴派作家范烟桥的自定年谱《驹光留影录》,是范先生1965年从日记中摘录而成,手稿今藏于苏州大学图书馆。

年谱显示,自1915年先生22岁时,始写日记,且持之以恒,直至暮年。而在1938年末《社会日报》“偶得集”专栏上的短文《日记》里,则称在辛亥年(1911)即以“国民日记”开始记,中断过3年,后“绵延不辍,以迄于今”,只是某年“于役历下”(或指1927年在山东济南编《新鲁日报》“新语”副刊),以及年初时因交通阻梗,买不到日记簿,只得记在白纸小册上,故合计有数月失记。

关于记日记的好处,范氏认为,“日记是个人的历史,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文字,我们可以从日记里看到作者的生活、阅历、思想、学力、交游,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时还能看出史实的歧异,和多方面的影响”。(《日记的探讨和检点》)而“只要时常把日记检点一下,从交游、服务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某日所作所为,有怎样的错误,便可以设法改变,使不至重蹈覆辙。或者写作上有多少缺陷,也可以因检点而得到改正的机会”。(《怎样作日记》)

范氏还归纳出十种日记的范围,分别为:“读书的心得、治事的检点、阅报后的感想、演讲的记录、集会的记载、游览及娱乐的描写、集团重要事件、生活的变化及感觉和社会重要事件。”所谓“一饮一啄之微,亦必有所触发,不必拘于一格,随时随地一事一物皆可记载”。文字表达方面,则应做到三点,即信雅达。具体地讲,“信”指记载时“不打谎,不隐讳,不掩饰”。“雅”,须“求其要言不烦,流利通顺。倘然属于描写,尤须具有艺术的美;至于批评,更须有忠厚的存心,不作恶俗的谩骂”。“达”,“凡是心中所要说的话,不必考虑是否正当,尽可尽量地写出来”。

范氏本人在日记方面的实践,曾多次见诸报刊。如1926年《时报》副刊“小时报”上的《消夏日记》,又如《愚楼日记》(刊于1944年《永安月刊》),是从他来上海之后,赁居西区愚园路时所记,故此命名。更大规模的日记精选,则将7年来的“尘世历历”取名《寄琐散叶》,分多期刊于1945年钱芥尘编《大众》月刊。爱举一例:1939年1月,“午赴万利酒家,参与东吴大学新年会,到百余人,晤虞山俞志靖兄,惊悉其兄天愤客死阳羨,为之悒悒”。俞天愤是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作家,古道热肠,人称“俞慈”。另据烟桥同时期的随笔《偶得集·俞天愤》可知,俞氏“已于去年十一月间客死阳羨乡间矣”。

绿茶画名家书房·王志庚

现任中国版本图书馆副馆长、名儿童阅读推广人。



王志庚书房 王志庚先生可谓是十足的“图画书狂痴”,他的书房就是一间中国图画书版本博物馆,百年来中国图画书的代表作品这里都有,还有众多孤本。此为他书房一角,这些发黄的书籍,向我们讲述着中国百年童书史。

书边杂写

周作人答疑

◎谭苦盒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分为1936~1944年、1954~1965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讨论周作人作品的翻译问题。松枝提出费解之处,周作人予以解释”,从这方面而言,倒可以视此书为周作人的答疑集。当然,由于记忆的模糊或混淆,偶尔也回答得不够切实。

1937年11月5日,松枝茂夫来函请教《关于鲁迅之二》所提到的各种译著的书名及其作者,11月22日,周作人复函说,“《黑太子南征录》,哈葛得著,原书名今已忘。罍俄著侦探谈《尤皮》,日本译作ユーベル,原文未详”。12月7日,周作人补充道,“《黑太子南征录》著者前信说是哈葛得恐有误,似实系司各得也,唯手边无此书,亦不能详耳”,实则也不是司各特(今译)。

《黑太子南征录》是林纾与魏易合译,初为《林译小说丛书》之一,191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再版,改入《说部丛书》。但版权页均谓“原作者英国科南达利”,即创造了福尔摩斯之人,今译柯南·道尔。书名原作The White Company,译作白衣纵队,却非侦探小说,而是历史小说。据说,此书出版以后,叫好之声不绝,于是柯南决定“杀死”福尔摩斯,以便专心创作历史小说,因而有了福尔摩斯“最后一案”。林译本自序说,“此书科南全摹司各德述英国未开化时事”,即谓《黑太子南征录》是受了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又名《艾凡赫》)影响,兴许是周作人有此印象,故误认为原作者了。

至于《尤皮》,应作《游皮第一》,陈景韩译,收入1903年时中书局印行《侦探谈》,题注“余谷著,冷血译”,此余谷与周作人所称的罍俄均为雨果旧译。《游皮第一》实系雨果《见闻录》“1853年”一章的选译本,据民友社1889年出版的森田思轩译《探偵ユーベル》移译而来,今郑克鲁译本题作“密探于贝尔”。

求剑:年纪·阅读·书写
唐诺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这是作家唐诺全新散文作品,23篇关于“年纪、阅读、书写”的磅礴思辨。逐渐步入暮年的唐诺把年纪这个视角加进每天的阅读和书写中,变为读和写的新视角、新元素。

树:天地之间
[美]阿特·沃尔夫等著 孙依静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通过大量生动的照片,既聚焦于单个标本,又聚焦于整座森林,展示了跨越六大洲的树木世界那令人身临其境的震撼外观。在正文中,作者通过神话、文化和传统等多个层面,针对树木与人类之间的共生关系做了广泛而精妙的描述。

夜游
李黎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作家李黎14篇以夜晚为叙述背景的短篇小说,聚焦都市男女的生活日常,以人物为圆心,夜色为半径,勾勒出一个包含着婚姻、病痛、友情、爱欲与事业的残缺的圆圈。

立干以扶枝: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基本议题十讲
瞿骏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从方法论关键词、节点问题新探、研究个案举隅三个方面呈现作者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基本议题的多年思考,涉及历史学如何求真、中国近代转型怎样考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进的脉络等问题。

新书快递

曾经的书店街

◎南北

雷梦水《书林琐记》中有一篇《琉璃厂书肆四记》,说是“继续先业师孙耀卿先生《三记》之作”。既然有三、有四,必定也有一、有二,我遂想一睹为快,可又不知如何找寻。某日,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摞《琉璃厂小志》,拿起一册翻阅,见第三章“书肆变迁记”里将四记悉数收录,立即买下。

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写于乾隆年间;缪荃孙《后记》写于民国初年,所记为同治、光绪年间的状况;

孙殿起《三记》的记录,止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左右;雷梦水《四记》续写1940年至1958年公私合营前的书肆。这四篇文章前后相连,呈现了琉璃厂两百多年的书业史。如果能抽出来单独印一个小册子,相信会受到读者欢迎。

如今的琉璃厂,依旧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但旧书业已经式微,不见当年书店林立的盛况。上海福州路的情形也是如此。东京神保町的

旧书业据说还很繁荣。巴黎塞纳河畔又如何呢?伦敦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大概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吧。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过一条热闹的书街,即使是我居住的小城。买《琉璃厂小志》的那家旧书店,当时在春安路。街道不长,却都是书店,还有路边书摊,总共十几家。每次下班路过,我都会闲逛一番,流连忘返。那一带的房屋早就拆得干干净净,新建了一个轻轨中转站。

书评书话